

土耳其欧盟之路中的美国因素

谢先泽 石 坚

[摘要] 2005年10月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艰难启动,但入盟谈判只是新的开始。欧盟是否接纳土耳其,何时接纳,仍是一个未知数。欧盟一方面需要土耳其的加盟,另一方面又担心土耳其加盟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对土耳其入盟的积极支持,加深了欧盟对负面影响的疑虑。土耳其的欧盟之路也因此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关键词] 土耳其; 欧盟; 美国; 民主制度; 经济; 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D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06)06-0201-04

作者简介: 谢先泽(1966-),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 欧美文化。石坚(1952-),男,山东齐河人,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64

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2004年5月1日,欧盟在经历第五次扩大后,成员国数量从10个增加到25个。尽管土耳其41年来苦苦追求加入欧盟,结果是又一次被拒之门外。欧盟各国领导人于2005年10月开始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入盟谈判只是新的开始,欧盟是否接纳土耳其,何时接纳,仍是一个未知数。欧盟一方面需要土耳其的加盟,另一方面又担心土加盟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考虑众多复杂因素。这看似只是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事情,但由于美国积极支持土耳其、呼吁欧盟接纳土耳其,使欧盟对美国的动机产生疑虑,土耳其欧盟之路也因此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一、土耳其欧盟之路的过去

早在1963年,一心想“揭开面纱、走向西方”的土耳其就表示要加入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并与其签署了《联系国协定》。此后几十年,由于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与欧盟存在诸多差异,加之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的入盟问题被一拖再拖。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积极筹划东扩,但对土耳其却一直冷淡,致使土耳其于1997年宣布停止与欧盟的政治对话。

1999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确定土耳其为入盟候选国,但以土耳其在政治、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不符合欧盟标准为由,拒绝启动与土的入盟谈判。2004年上半年,土耳其在刑法改革中拟将通奸列为犯罪。欧盟对此表示反对,并声言将其与入盟谈判挂钩。在欧盟的压力下,土耳其被迫取消了这项议案。这场刑法改

革风波差点将土入盟谈判的建议打入冷宫。

由于土耳其的多方努力,欧盟同意于2005年10月开始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经过了41年,土耳其终于走到了进入欧盟大门前的最后一段路,可见土耳其的入盟之路是何等漫长和艰难。

二、土耳其欧盟之路的前景

虽然欧盟已经于2005年10月正式启动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关于土耳其欧盟之路的前景,确切地说,土耳其何时能跨入欧盟大门成为“基督教俱乐部”、“富国俱乐部”的一员,需要考虑众多的因素。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说,启动入盟谈判并不意味着土耳其马上就要入盟。此事首先还要谈判,这个过程可能长达15年!^[1]

为什么土耳其迟迟拿不到欧盟“入场券”呢?总起来看,土耳其加入欧盟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阻碍因素:

其一,土耳其民主制度尚不完善,存在人权问题。尽管土耳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西方化进程,并且也按照欧洲的政治模式建立了多党民主政体,但是在欧盟看来这种民主结构还不成熟,仍未达到入盟标准。在土耳其,军队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突出,军队被认为是国家“唯一的健康机体”,是“国家的精华”。^[2]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曾发生了四次军人政变,给人一种政局不稳的印象。此外,欧盟指责土耳其1982年宪法的某些内容,如不许大学生参加政党,选民年龄为20岁,各党不得成立妇女和青年组织;还指责土耳其政府刑讯、监禁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人权纪录太差等。在欧盟看来,库尔德人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耳其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土耳

其对境内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实行“土耳其化”政策,对库尔德工党游击队一直进行军事镇压。^[3]对此欧盟认为,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严重违反了欧盟一向标榜的民主和人权原则,强烈要求土政府尊重库尔德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停止镇压,以民主、和平的方式解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迫于欧盟的压力,土耳其近年来做了一些妥协,但仍未达到欧盟所要求的人权标准。

其二,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欧盟的标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耳其大力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保持了近2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55%。但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高财政赤字、高失业率以及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问题。1999年以来,由于两次大地震和受亚洲及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出现负增长。目前,土耳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3000美元,只及欧盟的22%,在入盟申请国中位居最后,而其通货膨胀率则达57.6%。因此欧盟认为,土耳其与欧盟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4](p.42)}欧盟担心,80%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土耳其一旦加入欧盟,不仅会加重欧盟的经济负担,而且会搅乱欧盟的经济秩序,对欧盟形成更大的就业压力。

其三,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因素。历史上,土耳其曾建立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和势力扩展到整个巴尔干半岛、西亚和北非地区。土耳其民族向来英勇好战,20世纪初驱逐犹太人、迫害基督教东正教徒、屠杀亚美尼亚人等“劣迹”为欧盟内反对土耳其入盟的人提供了口实。欧盟主流民意认为,土耳其在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上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是一个不稳定的、落后的东方国家,不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不能成为欧盟成员国。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贝藏松指出,土耳其比欧洲其他地方进化要晚,“欧洲与这个差异巨大的文明混合是危险的”。^[5]欧盟不情愿一个伊斯兰教异质文化加入“基督教俱乐部”,所以对土耳其迫切的入盟要求反应冷淡。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是西欧长期拒绝土耳其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明确表示,土耳其入盟就意味着欧盟的终结”。近来民意测验结果表明,67%的法国人和53%的德国人反对土耳其入盟。^[6]

其四,土耳其入盟可能对法德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土耳其入盟将挑战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主导地位,这是阻碍土耳其入盟的另一个深层因素。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土耳其将在5年后超过德国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

欧洲议会是按各成员国人口比率来分配席位的,土耳其在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后,就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欧盟的立法和行政施加影响。这自然是主导欧盟事务的法德两国所不愿看到的。

除了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外,妨碍土耳其尽快加入欧盟的不利因素就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与希腊的矛盾。自1974年以来,塞浦路斯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南、北两部分分别由希腊和土耳其控制。近30年来,欧盟和联合国为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做了大量工作,但进展甚微。土耳其和希腊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增加了土耳其入盟的难度。

在展望土耳其欧盟之路的前景时,除了考虑上述阻碍因素外,还需要考虑欧盟自身对土耳其入盟所带来的战略、安全、反恐等方面价值的评估,^[7]以及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三、土耳其欧盟之路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以来,受各自利益驱动,美国和土耳其总体上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追求,美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2004年6月27日,布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会晤时重申,美国将竭尽全力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他还表示,欧盟应该就最终接受土耳其成为会员的事宜提出一个具体的日期。^[8]美国为何大力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呢?

土耳其是美国欧亚棋盘上的重要支轴:地缘政治理论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及全球战略的理论基础。20世纪初,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大陆心脏”说,认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统治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9](p.71)}到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斯皮克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认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周围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在战略上会比大陆心脏更为重要。斯皮克曼得出的结论是: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10](p.13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将东欧国家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占据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而美国则仰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实力,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美国在“大陆心脏”学说、“边缘地带”学说的驱使下,提出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在欧亚大陆外围建立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对苏联形成包围,阻止苏联控制心脏地带,进而统治欧亚大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表明美国在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取得了战略优势地位,

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获取冷战后的最大利益,美国的目标是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逼近,以实现控制欧亚大陆的梦想。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土耳其东北和东面与原苏联接壤,南面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为邻,西面隔爱琴海与希腊相望。土耳其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国际贸易条件便利。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水利资源比较充足。土耳其的铬矿储量居世界前列,褐煤储量也非常丰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土耳其具有毗邻苏联和中东腹地的双重价值,特别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的地缘战略意义又衍生出新的含义。土耳其北面是中亚国家,东面有外高加索国家,对此,布热津斯基指出:“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去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11](p.63)}而且“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轴心。”^{[12](p.176)}可见,土耳其在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宗教文化等因素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是美国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支轴国家,对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土耳其外交政策有所调整,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对盟国土耳其倍加重视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大力支持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大力帮助土耳其渡过金融风波,支持土耳其争夺里海油气输送管道,帮助土耳其扩大在中东、中亚的影响,通过反恐怖活动巩固美土同盟关系。^[13]美国对土耳其大力帮助和支持要实现战略目标之一便是使土耳其逐步达到欧盟的入盟标准,最终成为欧盟成员国。可以推想,欧盟在考虑是否接纳和何时接纳土耳其时,不得不将欧美关系和美国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动机纳入考虑范围。

一方面,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将继续维持下去。首先,美欧结盟已有数十年,双方互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在经济上已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其次,美欧都面临诸如国际走私、地区冲突、恐怖活动和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他们只能密切合作才能加以应对;再次,欧洲军事力量的薄弱使其在安全上仍离不开美国的保护。除了利益因素外,美欧关系间还有北约等制度化联系机制,以约束双方对联盟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联盟内部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正是由于利益和机制因素的制约,美欧盟友关系在可预见的时期仍将保留;作为欧盟来讲,在处理美欧关系时,将会在维持盟友关系大局的前提下,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欧矛盾上升。伊拉克问题则使美欧关系降至二战后的最低点。从根本上讲,美欧关系的变化是国际格局和美欧安全环境改善的结果,也是欧洲力量增强及美国实施单边外交政策的结果。而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差异及冷战后对世界问题的不同认识加剧了美欧原有的矛盾。通过伊拉克战争,我们可以看到美欧间的关系已非简单的同盟关系,欧盟已从美国的战略盟友变成其实施单极战略的重要牵制力量。二战后,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美欧迅速结盟。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解体使美欧外部威胁消失。美欧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动摇,欧盟对美向心力和美欧关系的粘合力减弱,美欧关系中的矛盾凸显。欧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2004年已扩大到25国。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欧盟自信心增大,渴望在世界上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政治与军事地位,以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立一极”的作用。冷战后,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政策,信奉美国国家利益永远至上,而不必顾及其它国家的反应;如果有必要,美国可以单独采取军事行动。^[14]小布什上台后,在国际事务中更是尽显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对外关系中大大强化了单边主义趋势。退出《京都议定书》、撕毁反导条约、攻打伊拉克、加紧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欧盟各国的整体利益,严重干扰了美欧关系。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根据自我评价,美国自认为是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根本不需要欧洲盟友的建议,也无需太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15]应该说,这句话反映了欧洲对美国单边主义最为代表性的认识。伴随这种认识是欧洲人的忧虑与反感,以及对美国插手欧洲事务的防范和抵触心理。2004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对美国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话提出批评,认为布什讲话有点“过分”,^[1]这也反映出欧盟对布什插手欧洲事务的不满和“欧洲的事

欧洲人说了算”的愿望。

关于欧盟对美国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动机的认识,先得从波兰说起。伊拉克战争使波兰成为“新欧洲”的代表,成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坚定盟友。波兰在 2003 年底的欧盟制宪会议上率先发难,率领欧洲一些中小国家否决了“老欧洲”国家倡导的多数表决制,导致欧洲宪法草案未获通过,给欧洲一体化进程蒙上一层阴影。波兰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态度,引起“老欧洲”国家的极大不满,德国媒体干脆把波兰形容为美国放在欧盟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或“特洛伊木驴”。^[16] 布什总统自上台以来,在欧盟扩大和北约东扩的问题上,多次提出要加快“扩大”步伐,并要求欧盟和北约能够尽可能多地接纳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统一欧洲大陆”,在他的蓝图上,甚至还有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名字。这引起了一些欧洲人的怀疑,他们认为华盛顿如此卖力地让欧洲扩大或许别有用心,因为欧洲变得越大,它的运转就越不协调,内部的关系可能就会越发复杂和多变,这将使得美国更有机会对一个松散的欧洲吆五喝六。基于这种认识,布什卖力地游说欧盟允许土耳其入盟显得十分可疑,这使土耳其看上去更像是美国送给欧洲的又一匹“特洛伊木马”。^[17]

土耳其将来的走向影响到欧美之间的利益。“在这里,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政治、战略和经济上的利益远不是一致的。”^[18] 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在欧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伊拉克战争增强了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大大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形势,美国主导中东的局势比以往更加明显。与此同时,欧盟在中东的影响力则相对下降,其经济、政治利益都相应受到影响。欧盟在中东的战略回旋空间大为缩小。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欧盟更加离不开土耳其了。中东地区对欧盟的战略利益愈重要,土耳其对欧盟的意义就愈重要。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欧盟在考虑土耳其入盟问题时,除考虑土耳其面临的阻碍因素外,还需考虑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和美欧关系,在地缘战略利益层面存在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需要土耳其加盟;另一方面,又担心土耳其加盟后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特洛伊木马”,为以后与美国的角逐带来被动。到底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对土耳其对外政策走向和国际局势的判断。在很难做出明确判断的情况下,面对美国

的压力,欧盟将会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中“严格把握”已经制定的标准,既将土耳其挡在门外,又让美国不至于太丢面子,维护美欧关系大局;维持现状,把握主动,因势而行,最符合欧盟利益。土耳其的欧盟之路还很漫长并非没有依据。

参考文献:

- [1] 严建卫. 即便谈判启动道路仍漫长土耳其入盟可能还需 15 年 [D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0/08/content_2062402.htm.
- [2] 陈德成. 土耳其的多党制半总统制政体 [J]. 西亚非洲, 2000 (2): 46-50
- [3] 敏敬.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落 [J]. 世界民族, 2004 (6): 18-24
- [4] Josef Janning. Das zukünftige Gesicht Europas Chancen und Risiken der grossen Europäischen Union. In Deutschland, 6/20021
- [5] 高洁. 欧洲忐忑不安 [N]. 大公报, 2002-11-28
- [6] 冯坚. 土耳其加入欧盟仍存变数政改改革使其面临挑战 [DB/OL]. <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9/18014568021s.shtml>
- [7] 参见李满田, 高哈吉. 土耳其的欧盟之路 [J]. 欧洲研究, 2004 (1): 93-103.
- [8] 孙玉庆. 希拉克批评布什关于土耳其加入欧盟谈话过分 [DB/OL]. <http://news.sina.com.cn/w/2004-06-29/07442934673s.shtml>
- [9]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 [10] (英)杰弗里·帕克.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11]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12] 参见张士智, 赵慧杰. 美国中东关系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 [13] 陈德成. 略论布什政府对土耳其的政策 [J]. 西亚非洲, 2002 (6): 51-56
- [14] 赵怀普. 论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4): 28-33
- [15] 赫尔穆特·施密特. 欧洲不需要管束 [N]. (德)时代周报, 2002-08-01.
- [16] 赵俊杰. 美欧关系走向如何 [J]. 瞭望新闻周刊, 2004 (18): 46-47
- [17] 透视布 (第十一章). 美欧——若即若离的伙伴 [DB/OL].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6/15/content_339641.htm.
- [18] 雅克·于贝尔-罗迪耶. 利害关系不同, 军事渐行渐远 [N]. 参考消息, 2002-12-10 (5).

收稿日期: 2005-05-10 责任编辑 杨春蓉